毛詩講義

五

綱垂拱仰成君道尊矣大綱既舉小紀畢張燕安及于朋友羣臣也所謂君得其君臣得其臣者成王之臣百辟之衆卿士之尊皆媚愛于天子王雖不以勢分而燕及之羣臣交相勉飭不怠于位以報其君此民之所由休息也此詩雖美成王其與文王之雅異篇同旨　大雅自文王至嘉樂必皆周公為之周公以成王君德之成之東郊以治商民付保傅之任于召公召公格心之業書有召誥詩有公劉泂酌卷阿

三篇今且說周公假樂一篇之意假樂嘉成王者所謂將順其美也假樂君子之宜民宜人者得乎人也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者得乎天也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者施于孫子也其原皆本顯顯令德一句德者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而足乎已令者善也顯者明也大學之明明德而止于至善此之謂也成王訪羣臣以示我顯德行而日就月將緝熈于光明令嘉其顯顯令德是學行之效也既曰受祿又曰干

祿受者自至于天干者自反于己皆一理也祿言盛福言順也既嘉成王又因勉成其美詩人若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吾君之德也其思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乎舊章者成憲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吾君之德也其思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乎羣匹者衆善也詩人又若曰受福無疆則吾君受福矣受福無疆是為四方之綱也之綱之紀則是由本及末由大及小由尊及卑皆思同其福祿而謂之燕及朋友之臣夫君不恃

乎天而忽乎人不私其福于己而思燕及朋友待羣

臣不曰羣臣而曰嘉賓曰朋友愛之之至也如是則

百辟卿士始愛乎君各勤職位而民之所安息也此

其所以為嘉樂成王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

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

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
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言遠酌彼行道所聚之雨水澄之大器挹而注之小器以濯沃米餴以為饎餴一蒸米餾飯氣流也如此而可祭者以樂易之君子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為民所宜也得民之心則得天之心也滌濯皆洗浣也溉之

使清潔四時之祭有豐我姑酌彼金罍燕亦有之如是而可者以民心有所塈息而得所歸往也左氏所引潢汙行潦之水略言之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
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
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
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
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一章有卷曲之阿則飄風自南而至王能屈體以求

賢則豈弟之君子來游來歌以矢陳其德音矣二章
言太平之時伴奐廣大奐然文章王可優游矣優游
閒暇王信休美矣更當求賢以守之得豈弟之君子
則使爾成王彌充保全一已之性嗣成先君之功矣
酋終也三章言爾土地居宅之民昄大而章明亦孔
厚矣得賢則百神爾主羣神受享而佑助之四章言
受命之長福祿之康得賢則彌性而純大之福于爾
有常矣詩之有嘏字皆祭祀尸嘏予福之義五章言

賢人之行有可為憑依輔翼者至孝可以感化大德可以軌訓如是君子在位可為四方法則矣六章言王之體貌敬順溫和顒顒然志氣高遠充盛卬卬然似玉成器為珪璋善聲譽為人所聞知善威儀為人所觀望如是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綱紀七章以鳳喻大賢以翽翽其羽喻羣士言鳳凰于飛羣鳥從之翽翽然羽聲亦從集止藹藹濟濟也濟濟王多吉士惟豈弟君子之所率使媚愛于君也鄭云公卿率大

夫士是也盡心力奉職事之謂媚天子八章言鳳凰于飛高飛傅天所傅所止羣鳥皆從大賢之率吉士使媚庶人清淨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職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丘麻以為布帛之謂媚庶人九章言鳳鳴高岡必食竹棲梧於梧桐所生朝陽之地梧則菶菶萋萋鳳則雝雝喈喈以喻賢者覽德輝而下也十章言王所錫君子之車既衆且多矣王所錫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御者有威儀也王既用賢

不復須戒為此詩幾于煩多故曰矢詩不多我陳此詩豈不多乎恐王或怠惟以遂工師之歌誦冀王求賢用吉士永為鑒戒不損今之成功也國語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太師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

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一章言民亦勞矣庶幾可以小康安之乎愛此中畿

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欲安此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其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
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勑謹其為無善之人用止其
為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乎柔安遠方之
國當先順侞其近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
國釋詁幾汔也孫炎云汔近也杜預云期也史記周昌
曰臣期知其不可臣期期不奉詔意同也京師諸夏之

根本王安京師四方諸侯亦效王安之二章言可以
小安定止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得
合聚無縱詭隨以此勑謹其讙譁為大惡惛惛怓怓
者止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其寇虐之憂爾王無棄
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誘導扶掖之也三
章言可以休定止息之四國四方也罔極所行不得
中正也慝惡也王當敬謹威儀以近有德之人也四
章言可以愒息之惠此中國以及四方俾民憂皆泄

去醜衆厲惡也式遏寇虐無俾先王之政敗壞女王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者甚廣大也五章言可以小安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虐所謂肆徂厥敬勞肆亦見厥君先敬勞上下相視之意繾綣者牢固相著施于善則善于惡則惡人行反覆為惡固執不捨者也玉者君子比德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為是詩用大諫正女鄭云穆公至忠之言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
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
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
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諫君而呼上帝疾痛之辭也板板反也反常也下民
盡皆困病出話不然出善言而不能行其所為之道
惟趨淺近而不知遠圖也鄭云猶圖也王無聖人之

懠怒無得為夸毗以體柔人也足恭前却以體從人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天下之民方愁苦而呻吟則莫有敢揆度知其情者民遭虐政之喪禍重歛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曾莫有惠施我之師衆者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于人厲王虐而彌謗故善人載尸天之牖民自此以下又言政惡民困可以反之使善君之導民即天之導民也如壎如篪然民必應君命如

壎篪之相和如璋如圭然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
合又如往取物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
人也攜非自外益也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
牖與誘古字通用壎篪俱是樂器半圭為璋合二璋
則成圭取謂物在他處攜謂物在地上易為難易之
易上有六如攜最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
西易一音亦今民之多邪辟君無自立辟以誘之价
人維藩以下又言親賢王當用善人為百官維以為

藩鄣又用大師之三公大臣維以爲垣牆又用大邦
諸侯維以爲屏蔽鄭云大師三公之大臣大邦成國
之諸侯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爲楨幹皆近而任之令
爲王用無得疏遠之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
垣牆亦屏蔽之義周官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侯
伯以上爲成國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王當
用公卿諸侯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
遠之懷之爲訓思也來也止也亦和之義懷德維寧

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當懷之以德使之安寧所謂上下得其懽心者王當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其在于懷德乎周語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左傳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敬天之怒以下又言畏天人君之天即天之天天之天即已之天君臣可不敬乎敬天之威怒而無敢戲謔以逸豫敬天之渝變

而無敢馳驅以自恣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明王
往也及爾出往入来是出入往來相從也旦明也游行
衍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詩人言上天之道
或有此變怒之時常須敬戒非謂獨當此變怒之時
乃思禁其逸豫自恣也文王在帝左右敬之日鑒在茲凡
伯之言本乎此也出話不然一曰如史記所謂唯唯否
否不然及爾同僚托與公卿言而風諫曾莫惠我師多
癠困詒也孔易音難易之易又音不易之易蓋通音歟不

懷以德則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
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

呼上帝者痛其君之辭也蕩蕩乎無綱紀文章上天

乎其何以為下民之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賦斂之重刑法之峻上天乎其命令何多邪辟也天生衆民其命匪在于誠信乎天命之謂性固純誠也今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豈非君命之多辟乎文王曰咨以下托于文王之諫商辭婉而意切矣召虎知厲王之必亡而憂傷深思焉文王曰嗟嗟殷商曾是彊梁禦善之人曾是掊克自伐而好勝人者使之在位服政事也天乎方降是慆慢之德以孽斯世女又興而力

任之乎文王嗟女殷商女之所執宜以義善也今也乃彊梁禦善而多怨懟流言以對是誣善之言也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信用于內維為呪咀靡有窮極何哉文王嗟女殷商如彭亨自矜氣健于國中多為可怨之事而自以為德不明爾德以前後左右無賢人之故爾德不明以無陪貳卿士非無其官也無賢人也文王嗟女殷商天之意豈沈湎爾以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豈欲其大小邦用喪乎爾乃惟不

義之從以為式法既愆爾之所當止如臣忠子敬之類又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使晝為夜無有止息乎文王嗟女殷商飲酒號呼之聲如蜩如螗之鳴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小大近于喪亡如此人尚由行此道不知其非乎內見怒奰于中國且延及遠方蠻夷矣文王嗟女殷商今之喪亂匪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乃殷不用舊典雖無舊人與圖先王舊政尚有常事故法可用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覆矣文王嗟女

殷商人亦有言木之顛沛將揭蹶也枝葉未有傷害其根本實先撥絶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興亡之理王其不察之乎文王之服事商且憂其君者如此十世之後詩人發明之不惟諫厲王之婉而抑見文王之咨嗟者亦未甞不欲商之久存而不亡矣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
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
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
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抑威儀審密也有諸中必形諸外威儀為德之隅者如宮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威儀抑抑德必嚴正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聖而罔念則狂之謂也庶人之愚亦主維疾謂下愚之不移民有三疾哲

繼其祖考者孚罔斁求古先哲王能共敬明明之法度者故皇天厭棄弗從尚如彼泉流無淪率胥相以喪亡也夙興夜寐洒埽廷内堂上不治則野外曠芸正宜早夜潔除修飭朝廷以為民之章表修爾車馬弓矢與戎兵之器也用戒兵事或興用攘逷蠻方之不服者質爾人民則使之純一無僞所謂民之質矣謹爾侯度則所謂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用戒不虞不億度而至之事不可不先戒也慎爾出話話之不可

萬民靡不承君之德言矣此謂慎爾出話也視爾友君子謂諸侯卿大夫皆知輯和柔順其顏不遠有愆然謹于外者未必能謹于內勤于明者未必能勤于幽故戒之以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謂幽隱隅奧之處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見戒慎其所不睹神之格思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億度以為有矧可厭射以為無惟揆之在我誠心之有無而已矣此敬爾威儀也則又申之曰辟爾為德君哉為德俾善

俾嘉無為凶慝淑慎爾止不愆于威不僭差不賊害鮮不為民之則矣理之必然勢之必至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也王為不善而求民應之不悖彼童羊之無角而求其角實虹潰小子之聽矣荏染柔靭之木言被之絲弦以為弓溫溫恭敬之人是為德之基也弓以柔木為質德以溫恭為基也明哲之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愚闇之人反謂我僭差矣民其各有心乎言其資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而下章拳拳

又不能已也於乎小子戒厲王亦自儆也未知臧否
不知善否也匪但手攜挈之言示以事之是非矣匪
但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所謂誨爾諄諄者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長大矣民不自盈滿而遲志于求善誰有
夙知而莫成乎惟其滿盈而自縱故聖而狂哲而愚
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斯辰可謂靡樂視爾夢
夢而亂我心慘慘而憂誨爾諄諄而勤聽我藐藐而
忽畧匪以我言為教反以我為讎虐借曰未知亦耄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

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
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
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

採之多則葉爆爍而疎病此下民而不得其所蔭矣不絕心憂倉喪兄滋塡久兮明大哉昊天寧不我矜哀乎四牡騤騤而不息鳥隼之旟龜蛇之旐翩翩在路征伐不息適長寇虐亂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下國見殘則枝葉疏而王室之本根亦不得其蔭矣民靡有黎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且禍亂以災燼於乎有哀國家之運斯頻促矣國步如此無所資倚天不我將乎靡所止定又疑所之云徂何往乎亂至

者又下蝨賊食根曰蝨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蝨賊既多使我稼穡盡瘁病矣哀痛乎中國之人具贅屬而阽危卒荒亂而空虛困無膂力以共念穹蒼者維此惠順之君民所共瞻仰能秉其心以正心率事也宣徧猶謀謀于衆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擇賢之審也維彼不順之君自以為善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俾民卒狂而不知所向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衆多矣相輩偶行獸猶有友也今朝

廷之臣朋友胥譖而不相善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退維窮此時之謂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之外遠慮也維彼愚人淺謀近慮者以狂迷為可喜王疏遠慮之人而用狂愚之士爾臣當諫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謂臣下畏王之威而不敢諫也芮伯勉羣臣以正諫而無懷畏忌之私也維此良人弗求弗進之維彼忍心為惡之人所謂無不忍人之心者是顧念而復之忽賢而愛小人也民之貪亂曰時日曷喪安為荼毒

者所謂凶人為惡惟日不足民之邪適主于在上之用力以相競不德競而力爭民安得不邪僻乎民之未定主于上有盜賊之臣寇虐傷民也所謂盜寇非必禦人于國門之外賊乎民之生者皆寇也賊乎君之心者與賊乎己之心者亦皆寇也溥曰不可反背我而詈我之善矣雖曰匪予自諱其過既作爾歌宜思而悔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
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
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
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雨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侯焉曰於乎何辜哉今之
人也天之降災于我當喪亂之餘又饑饉薦至我則
靡神不舉具祭靡愛斯牲圭璧既盡用之而神豈不
我聽乎此則述宣王恐懼脩省之意也旱既大甚蘊
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不絶精禋以祀自郊丘
祖宗廟上天下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齊肅而尊
敬之后稷不克饗乎上帝不我臨乎與其耗斁下土
寧當我之身也旱既大甚則幾于不可推移矣甚欲

氏教王之子弟者膳夫左右皆王之左右侍從無非正臣者靡人不周其消旱救災之念慮無有不能之人止語辭也而旱之不消災之不救其何為如此也瞻卬昊天云如何其里乎瞻卬昊天望雨而星嘒嘒而衆大夫君子凡我之臣所謂昭明假至于天者盡其誠而無餘矣夫命近止喪亡雖近亦無怠廢而喪其成也何方求所以為我者以定庶正乎瞻卬昊天其何能順我心之求安者乎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

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言崧高者其惟四岳乎其駿大極至于天惟岳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為周之臣甫侯見于穆王之時其子孫之賢或與申伯並立于宣王之朝不得而考詩人因申伯而言甫侯耳維申伯及甫侯維周之楨翰四國有難則往藩屏之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勉勉哉申伯為卿士以佐宣王王又欲纘繼命之以侯伯之事為邑于謝謝在周之南南方之國欲其皆于申伯是

濯濯光明也又以禮遣之國有車馬之賜路大也乘
四也告之曰我圖爾之所居莫如南土之最善圭長
尺二寸謂之介介非諸侯之圭諸侯之圭自九寸以下
故錫介圭以為寶瑞往巳哉爾申伯王舅也南土是
保式南邦保南土皆付以侯伯之任也申伯以王告
語之復重乃信往矣王又出餞于郿郿在岐周或者
宣王省岐周歟申伯還南自岐周受王命而還誠歸
于謝矣曰信邁曰誠歸其味深長也王命召公治其

田矣又命召公治其土界之所至以峙其糧令廬市
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申伯番番而勇武
諸侯有大功賜虎賁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安舒也徧
邦之人皆喜而相告曰汝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云
爾不顯乎申伯哉王之大舅也有文有武人皆於是
表式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矣
豈特式南邦保南土哉可以柔順萬邦聞于四方之
國矣吉甫為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其風切申伯

肆長好美以此贈申伯乃所以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

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

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

慰其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
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
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
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
羆

奕然梁山之大昔者維禹之所甸治除水災成土田
以定貢賦今韓侯之國以梁山為鎮故詩人表而言

之曰有倬然著明之道者其惟韓侯受天子之命乎
夫春秋諸侯皆不知朝而王遣人錫命之以是而觀
韓侯之朝而宣王之錫可謂有倬其道矣王親命之
繼汝祖考是韓侯之祖父昔者曾為北方之伯乃州
伯之伯也無廢我命夙夜匪怠敬共爾位則朕命不
易矣汝其于不庭直之方國則為我楨榦而正之以
佐汝君君即宣王自謂也此一章乃詩人先述韓侯
來朝受王之命以為宣王能錫命諸侯之美亦所以

美韓侯也然後敘其來朝與其將歸及其娶妻凡國中之盛大與奄受北國者而併言之也韓侯之來朝如何哉所乘四馬奕奕然而大孔長且壯韓侯之入覲也蓋以秋見又以其介圭為國之瑞而入覲于王所以獻也晉文公之于王出入三覲又禮有廟中將幣三享之文非一次也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孔以為玉之大者為介圭貢國之寶杜甫所謂琳琅識介珪本于此與王之所錫予韓侯則淑善之旂畫交

龍者而又揭旂于竿以為綏章車之備飾則有織纛以為蔽錯畫文章以為衡玄衮之服赤舄之屨馬之膺施大帶曰繁纓而謂之鉤膺馬之眉上鏤金為飾曰當盧而謂之鏤鍚以淺毛虎皮幭覆其軾而又于軾之靷中施以鞹革而轡首用皮曰鞗革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如小蟲之形韓侯之既受命而歸如何哉其出而為祖道之祭也出宿于屠之地王朝之名公巨卿餞之則有清酒百壺之盛禮殽有炰鼈鮮

到而為其女相所配莫如韓樂也韓國之盛大如何哉甚有樂之韓土川澤訏訏而大魴鱮甫甫而大麀鹿噳噳而衆又有猛獸見高山深林貓似虎而淺毛者善既令居韓姑安而有譽處也大彼韓城乎乃昔者晏安平治之時師衆所完築者今韓侯以先祖之功而受命因時百蠻而撫綏之王賜韓侯以侯伯之命是其一方北國如追如貊之夷皆奄受之而統以方伯連率之職也未城者墉城之有斯城有斯池矣

未畝者畝治之有斯畝有斯籍矣歲時貢獻率其方物以享于王則獻其猛獸之皮若貔若豹若羆是也大享之儀無所不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詩人舉一以見百抑亦因其方之所有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武夫滔滔然順王命而行非敢安逸遊遨止也淮夷之故來求平定之耳既出

國之中來示之中耳于疆界于分理之至于南海甚
言其遠也王命召虎來旬徧來宣布其德意昔者文
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有召康公維楨幹之臣令爾召
虎無曰予小子不足以繼文武爾其是似爾之前人
乎肇始敏疾爾之公事是用錫爾祉福賜爾以圭柄
之瓚秬黍鬱鬯之酒一卣告于爾之先祖文人也毛
以為九命賜圭瓚秬鬯則又錫之山川名山大澤不
以封有大功者賜之宣王之命之也不于其他而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赫赫乎盛也明明乎察也宣王之命卿士也蓋南仲為之太祖在文王時嘗為將者而今為太師其人則皇父也又兼執政而為王卿士故曰王命卿士皇父在厲王時見刺于詩人此或其氏與王命皇父整我六軍以修我戎兵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修戎器而先之以敬戒不曰征討四國而曰惠此南國是所謂常

而非苛暴之武也王之所命而將士師旅之所稟雖有其勇不敢以妄施雖本于仁不敢以自弛觀其用兵行師而見于此篇者大略可想矣王之謀猷允信塞實此所謂常德也允塞者舜之事也此二字見于書復見于雅學者不可不細求而深體之召穆之告其君以矢其文德又告之以王猶允塞允則誠信塞則篤實誠信可動天地感豚魚況于人乎篤實而有輝光可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況于用兵乎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服矣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而非獨將帥之力也四方既平聞風而悅徐方來庭不特來服而又來朝徐方不回不違王命也王曰還歸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宣王之言若曰如此止戈為武又何黷之有乎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言瞻卬昊天則不我惠愛乎孔久不寧降此大惡邦靡有定士民其病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蟊賊害禾稼之蟲蟊疾害禾稼之狀無有夷平止息之時小人為之蟊賊刑罰為之網罟曾不收斂亦無夷平瘳愈之日也王之黜削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收之而有罪者赦之有其不宜有奪其不宜奪怨之府也哲夫多

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人之多智適足以傾人之國
而已懿痛傷之聲又如字謂以哲婦為美謂褒姒也
梟鴟惡聲之鳥長舌多言也婦有長舌是為禍亂之
階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不用教誨之言惟婦人寺人
是聽所謂日用宦官女子之言耳婦人之為譖也以
言窮人且忮害而忒變轉化無常始譖終背其為害
豈曰不至乎何為惡而未已也如賈三倍非君子所
宜深識婦人而休止其蠶織以與朝廷之事豈所宜

乎天何用刺責王神何為不富王哉王今舍夷狄大
患之可憂而維予羣臣之胥忌遇災而不弔不謹其
威儀善人奔亡邦國將盡困病矣天乎降此罰惡之
罔多且近矣人之云亡我心憂且悲矣檻泉從下而
上涌觱沸其貌泉之深矣喻已之憂從來久矣不自
先不自後適當其時天雖高遠仁愛人君無不能鞏
固其命王其無忝爾祖式救子孫乎上不念祖宗下
不念子孫自為敗壞不可扶持凡伯猶言有可鞏固

之理然天即君也非欲幽王之外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
邦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
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
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九

宋 林岊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有清明聖德文王之廟其祀之也助祭之諸侯肅敬雝和顯明相助多士威儀又濟濟焉凡助祭者實皆秉持文王之德對於文王在天之精神洋

所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念此前人之大功為人子孫繼承其序當思所以益大之無競疆乎得人得人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明乎修德修德則百辟其法之矣於乎凡我告戒之言皆前王所念而不釋者汝諸侯不可忘之苟不忘前王之意則前王亦不忘汝諸侯矣辭簡意備可深味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敢康寧夙夜基天之命宥深而靜密於乎又緝而續
之熙而廣之盡其心焉是其所以定天命也書曰及
天基命定命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為守至正之意於乎美哉薦此大牡以相予之陳祀大牡碩大肥腯之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

又曰烈文辟公乎我則綏安爾多福俾爾緝續熈廣於純大之福嘏是均福於諸侯之辭也皇極之主且錫福於庶民而况諸侯乎祜言其祐也福言其順也嘏言其祝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微子為周之客乘商之服色威儀萋萋且且

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以王言之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信信信思授之縶以縶其馬愛之也追之恐其已去也綏之安之無已也末章又述興亡之大者而言曰天之亡商而興周既有大威命矣以周之子孫而王以商之子孫而為賓其降福孔甚夷易而不可不思所以共享天休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悼傷之言閔予小子遭家道未成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於乎我皇考長世在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曰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嘆文王武王也予既繼承其序其思前人之所行而不敢忘於心歟匡衡曰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言訪謀我之落始率循是昭考武王之道於乎悠哉昭考之道遠矣朕未有所艾歷也將予勉强從之思以繼紹而猶覺判渙未合曰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其維繼紹昭考庭直之道以上下陟降於厥家乎家而國國而天下同此也休矣皇考之道其以是保明

其身乎鄭以為訪予落止成王之謀羣臣也率時昭考羣臣之為成王謀也於乎悠哉成王答羣臣之以謙也所謂陟降庭止武王念文王之庭直也紹庭上下成王紹武王之庭直也鄭以為紹文王之庭於理一於詞未通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在是焉而已矣此成王所以緝熈而先之曰不聽敬止乎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予其懲創前日幼冲之時信管蔡而疑周公自今以始其謹後患乎莫予前日之為是使蜂自毒其身也始信桃蟲之鳥始小終大不敢不毖也以予之未堪家多難而予又集於辛苦之地其敢不求助而羣臣

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千耦趨時耘去其草木之根株或往之下濕之隰或往之徑路之畛畔侯維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有餘力者也以閒民賃力相助者也有衆饋饟飲食之聲其夫思愛其婦其婦有依其夫相勞苦之情也既耘矣乃以有利其耜始載于南畝以測土而又深耕之以播其百穀其所播

觩其觓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言於乎鑠美哉周王之師方其在文王也遵循自養因時之晦及夫武王之時天命去商人心歸周乃其天時之純於熙明廣大矣是用人心大介助之我武王乃龍興受之應天順人蹻蹻其功造而有天下也始用有傳以俾有嗣實維爾公允信乎師衆以周伐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大抵周之詩人與其君一出言不敢忘其先武王之意若曰文王既勤其德以造周邦我應受其成命敷時繹思止與思皆語辭徧是陳繹之我今以往惟求安定天下是周家得天之命在是於乎不可不陳繹之也武王蓋以是自勉而勉羣臣爾文武之基命同乎緝熈緝續也熈廣也武王之受文命兩言繹思繹

祀之是山川之神皆寧也徧天之下裒聚百神而對

答之是我周家得天之命故行此禮也諸侯則祭與

望皆不出於其境矣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十

宋 林岊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在坰之野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一章薄言駉者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而微騂曰黄出車彭彭有力有容由僖公之思無疆竟故馬斯善也二章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而微黄曰騂青而微黑曰騏出車伾伾有力由思

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謀也諸侯之禮亦然
鄭箋以羣醜為淮夷因飲酒而謀事序謀行伐克之
由穆穆然美哉魯侯敬明其德又敬謹其舉動威儀
内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信有文矣信有武矣
昭假于功烈之祖備美而格先蓋靡有不孝不恭而
能自求伊祜也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能明其德既
為泮宮以行德化謀伐淮夷淮夷順服其有功而歸
也矯矯然威武如虎之臣在宮之内獻其截耳之馘

室輔𠊧於東方賜之境内山川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名山大澤不以封又公無附庸皆特賜之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僖公也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至盛春秋四時非有懈怠所饗所祀不有忒變皇皇后帝天也與皇祖后稷魯得祭者以成王命魯得郊耳明堂旂十二旒祀帝比之龍旂宗廟祭也饗以赤牛純色是饗是宜多與之福周公與皇祖伯禽亦其福汝秋而嘗祭夏而楅衡其牛設

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
敢禦止我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
使汝長壽而富足黃色之髮台文之背如此之人壽
而相講試勇力奇其老而不衰也又重慶之使爾得
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
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也地雖廣大坊記云制國
不過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
七萬五千人是六軍矣天子六軍出六鄉萬二千五

多也湯之濩樂蓋命伊尹爲之歌晨露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植置同音鞉鼓如鼓而小以木貫而持其柄揺之旁耳自擊明堂曰楹鼓爲楹貫而樹之也鼓聲簡簡和大奏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奏樂以感格鬼神蓋欲綏我心之思成也鞉鼓則淵淵其聲深而遠聞矣管籥之聲則嘒嘒而清烈矣鐘鼓磬管俱爲樂懸在下琴瑟在上而鳴球玉磬亦在堂上以爲歌節玉聲清越以長樂本于聲而聲歌依于玉故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

言其意若曰予今日之獲奉烝嘗湯尚予顧其將且大本之湯乎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人或取協韻而言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簡狄吞玄鳥卵此乃緯書不待辨矣毛曰春分燕降
高辛氏率有娀氏女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
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曰春分玄鳥至氣候之常
記其祈福之時故云天命玄鳥蓋嘗思之玄王桓撥

商丘者商丘別地名閼伯居商丘相土代之自契至湯八遷而國號不改其實商者商人之國號湯以商受命猶周人以周受命耳商而曰殷者盤庚遷殷改號曰殷兼取二號而言之曰殷商不全改也商而曰亳者湯在亳地居郊特牲有亳社不舉代號舉湯所居見紂滅亡之紂滅之時則在朝歌書序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又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孔曰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即湯都

於宋今之睢陽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高辛之伯子遷於商丘主辰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微本采地名微子歸周武王克商先封於宋未得為殷後而武王即將畿內千里之地分國為三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成王時三監導武庚畔既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建三國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為長又有邶有鄘二

為湯莫不在是堯之聰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皆淵深而明知詩人述商之大禘蓋自嚳至契自契至相土自相土至湯總以濬哲維商言之商德大矣濬深也哲智也長發其祥其來久矣自堯之時洪水芒芒而大禹敷廣下土去水之患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畫其疆境幅廣隕周且長遠矣是時也有契佐禹治水而敷教原契之生乃其母有娀方將將者大也玄王即契也桓撥武而能治也所受小大之國皆能達

其政教由其循行天理無所踰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者契之孫昭明之子也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任征伐之事蓋居夏后之世者也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聞風整齊有截其所商之積功著矣天命未嘗去商故曰不違至于湯而動合天意與天心齊也所謂克配上帝其聖明恭敬之德日躋升而進進降巳則不不遲所謂惟學遜志昭假則遲遲所謂上達而悠久純一而不已上帝是祗敬天也

帝命式于九圍帝命之為君為法於天下也圍九州各有規圍也小球鎮圭尺有二寸王所執大球珽長三尺王所搢為天子乃用此故曰受小球大球球者玉也禹貢曰球琳琅玕湯之執圭搢珽為下國綴屬如旒之綴於旗縿蓋德為人之所歸則下國有所係下國如旒湯如旒之所綴者所以荷天之福否則春秋所謂君若贅旒是上反繫屬於下也湯之不爭競不絿急不太剛不過柔敷政優優而和百祿是聚受

小國之貢受大國之貢非以厲民也乃所為下國之駿大厖厚者也諸侯有以貢乎天子大夫有以承乎諸侯士庶人有以承乎大夫是厚下之道也否則無以相生相長而相安矣抑古聖人所謂四方惟正之供所以荷天之寵湯之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陳進其勇所征無敵后來其蘇故百祿是總總亦適也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詩曰古帝命武湯聖人之德乃武乃文湯以伐暴為事故本其聖武而言

之湯以武功王天下也載其旂旗以出征伐執其鈇鉞以恭行天罰其威勢如火之烈烈莫敢禦我苞本也本則夏桀有旁生三蘖若韋若顧若昆吾三國同惡韋豕韋彭姓顧昆吾已姓湯征不義使之莫獲遂達其長蛇封豕之心而九有諸侯截然齊一以歸湯其兵所加先韋顧而後昆吾夏桀也昔在中葉可謂有討伐之威又有興王之功業自契而言相土至湯皆中葉信也商之為天所子而又生我家之卿士是

惟伊尹為之阿衡伊氏也尹正也摯名也阿衡倚而
取平也太甲尊伊尹曰保衡是天民之先覺者左右
商王一德格天矣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若曰惟女荊楚雖遠居國南鄉昔在我成湯之時自彼西戎氐羌莫敢不脩饗獻世見之禮汝比氐羌為近邑為不來哉天命多辟以下一章言天命衆君諸侯各設都于禹績自高宗伐荊楚之後莫不脩其歲事來見于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維稼穡不怠庶可免矣天命降監以下一章頌高宗也言天之視聽自民民有嚴矣不僭濫于刑賞不敢怠惰而遑安則天命之于下國封殖其福惟高宗之能然所以興也商

邑翼翼以下一章又頌高宗也京師禮俗翼翼可則四方取中赫赫然顯盛之美聲濯濯然光明之威靈高宗之饗國五十年可謂壽考康寧而保我子孫矣陟彼景山一章蓋廟成而祭也陟彼景大之山一曰景亳之山取其松柏之丸丸滑易而調直者是斷是徙又方正斲之而有敬其斷截以為桷則長以為楹則衆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孔安者所以安高宗之神也